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風俗通義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紳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風俗通義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漢應劭撰劭字仲遠汝南人嘗舉孝廉中平六年為泰山太守事迹具後漢書本傳馬總意林稱為三國時人不知何據也考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應劭撰梁三

十卷唐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明吳琯刻古今逸史又刪其半則更缺畧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畧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按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為目五正失為目十一愆禮為目九過譽為目八十反為目十音聲為目二十有八窮通為目十二祀典為目十七怪神為目

十五山澤為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  
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  
後漢書本傳稱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譏  
時俗嫌疑不知何以刪去義字或流俗省文  
如白虎通義之稱白虎通史家因之歟其書  
因事立論文詞清辯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  
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多矣舊  
本屢經傳刻失於校讐頗有訛誤如十反類

中分范茂伯邳朗伯為二事而佚其斷語窮  
通類中孫卿一事有書而無錄怪神類中城  
陽景王詞一條有錄而無書今並釐正又宋  
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氏急就篇多  
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猶存今本  
無之不知何時散佚然考元大德丁未無錫  
儒學刊本前有李果序後有宋嘉定十三年  
丁黼跋稱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

正卿蓋得於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  
讀愛其近古鈔錄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  
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考始可句讀今刻  
之於夔府好古者或得舊本從而增改是所  
望云則宋寧宗時之本已同今本不知王氏  
何以得見是篇或即從廣韻注中輾轉援引  
歟永樂大典通字韻中尚載有風俗通姓氏  
一篇首題馬總意林字所載與廣韻注多同

而不及廣韻注之詳蓋馬總節本也然今本  
意林無此文當又屬佚脫今採附風俗通之  
末存梗槩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風俗通義原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  
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  
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  
從漢興儒者競一本作竟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  
皆析文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  
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  
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

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

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秦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闕下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

聊光啓之耳昔容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  
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  
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  
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  
實宜於今者孔子稱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  
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風俗通義卷一

漢 應劭 撰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  
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  
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略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  
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  
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皙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

舛斯乃楊朱哭於歧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  
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  
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  
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舍  
弘履中開陰布剛上舍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  
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諡記說伏羲祝融神

農舍文嘉記虛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  
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  
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  
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燧人也神農神者信也  
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  
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  
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  
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

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粢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  
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結繩為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  
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  
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象天大傳之義斯



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

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取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鬪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

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  
上王者皆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號舜禹本  
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如名著故因  
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  
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  
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  
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輔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剋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至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

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  
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諡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  
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僂笑莊  
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強肆忿幾亡  
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  
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  
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  
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

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偃兵不救  
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  
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  
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  
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  
女嬃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

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  
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  
十世稱王懷王用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  
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  
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自顛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  
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  
公出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



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  
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  
詩甘棠之所為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  
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逼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  
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  
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  
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卜者之繇  
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名卿寔天

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  
王安為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  
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  
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  
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  
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  
到王假為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  
事周穆王為御驂騶騶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

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為姓子叔帶始去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豎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恠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

殺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  
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  
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  
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  
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

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筭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  
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  
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  
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  
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效  
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  
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與  
原過竹二節莫通為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

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泰山陽侯  
大使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  
將使賜汝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  
喙鬚眉髭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馮左衽介乘奄有河  
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  
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  
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  
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并

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至武靈王竟  
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  
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謡曰趙為號秦為笑以  
為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  
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  
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  
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  
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豈不欲徃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曰  
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  
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  
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

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  
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爵於周室其孫  
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及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  
秦不修戰備秦兵卒步入臨淄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  
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  
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  
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

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寧越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陳軫名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

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䟽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雷之聲威混壹海內為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龍象繼踵每輒挫衄

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又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風俗通義卷二

漢 應劭 撰

正失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者長武帝出壘印石裁

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  
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  
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  
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  
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  
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  
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

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

封之印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墀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竒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真

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  
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  
元封武帝己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  
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延壽命乎奉車  
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没石乃止暴病而死悼傷  
無已何云武帝殺之乎又言武帝與犯人對博碁没石中馬蹄  
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乏東  
嶽忝任六載數往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

靈處刻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馬死三王仁馬死五伯智馬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自古皆有死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恠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  
每月朔望帝詣臺朝帝恠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  
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  
得一雙鳧耳使尚方識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王棺  
於廳事前令臣吏指排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  
沐浴服飾沐其中蓋便立覆寢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  
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隔君祠牧守班錄

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  
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又令太史候望葉君在上  
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  
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  
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  
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  
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



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何為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  
艾也人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人攻之  
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  
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  
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  
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

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揚雄以為虛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其屬別在城上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厨人生肉  
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質于秦始皇遇之不善丹恐而

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  
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  
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  
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  
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  
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恠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

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少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及即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尚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皇太后薄氏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至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  
豹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  
生文帝二年而為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  
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  
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  
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  
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  
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

光宮及皇太后薄氏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為皇太后薄氏持三年服文帝當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少事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藉田躬勤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凶

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  
畧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  
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  
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  
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  
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比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  
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皇帝言太宗  
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



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  
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  
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  
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木雨雹如桃  
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  
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  
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  
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

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傳者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怯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為邊將市租諸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材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必有人以臣欺國者既到不用此亦有人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

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  
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  
代服衣芻藁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  
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  
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  
舉及大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  
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疎遠遷為長  
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茸尊

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

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以為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

以為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少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為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為之再中集尚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故以為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

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



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  
官至大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  
老賢達及朔遺事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  
為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  
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幾如也然朔所以名過  
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  
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  
道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

之好事者因取竒言恠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  
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  
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為文辭孝武以諸父  
屬甚尊之招募方伎恠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  
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刻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己

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  
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  
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  
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  
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誅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  
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伏  
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形耳

王陽能鑄黃金

金史卷之二  
卷二  
漢書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  
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  
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  
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  
仙道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  
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  
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

黃白庶幾輕舉卒乃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於是陋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  
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  
在山龜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北  
土之有雞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  
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  
虎悉東渡江不為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

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  
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  
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為害者乃  
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  
為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里虎山棲穴處毛  
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  
尾何舟人持權猶尚畏怖不敢迎犯與之周旋云悉東  
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

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素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乘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



賀字元服原父安為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  
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為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  
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  
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  
尹吉甫子不如伯竒以吉甫之賢伯竒之孝尚有放逐  
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  
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  
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

舉動皆此類也。何其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  
愚人猶不云耳。予為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  
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  
子者。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  
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  
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  
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宜有異乎？俗  
答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

為鄉里宿望超然遠覽何為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伯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風俗通義卷三

漢 應劭 撰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均為失中子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况於忍恩矯情直意而行者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婦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

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如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

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別也

謹按禮為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己澄灑酒以養姑舅竭蹶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為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



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若內實崩傷外自矜飭此為  
矯情偽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  
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太尉山陽王襲與諸子並杖  
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  
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與諸子並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  
為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  
書立就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為司空比

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間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說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矣凡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匡於瓊其過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很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

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  
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於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  
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况服衰  
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弔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泰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  
子衡故臨泰山數十日時翮祖去河南矣子衡  
之從子曼慈復為泰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  
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

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為子  
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  
下徑行自可今反相厯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  
弔服可依其制因為裁縞冠幘袍單衣裳大為  
同時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慕母廣  
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為臣吏者也子  
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雅有

今稱義當綱紀人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  
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猶邠人失兄子臯為之衰  
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  
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  
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論語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牯雉受

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雇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鴉鴉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  
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常恐失禮清旦朝拜俱去

鄉里居縵氏城中教授坐養聲價後伯大為議  
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術術闇闇各有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恠旦朝拜謁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

所長而弃聖絕知遊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緜  
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  
飾虛矜偽誑世擢名辭細即巨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  
姬女而不婦令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人間  
之事無所闕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  
東向再拜朝其母其母往往就之子亦不得見  
復敬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躄食止



薑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

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判若異域下  
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塋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  
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  
於夷狄者矣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  
人避世之士猶譏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  
中不出戶庭以此為高斯亦婢婢鯉趨而過庭聞詩聞

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為太尉黃瓊所辟禮  
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命瓊薨既葬負擔遠  
涉齋一盤馭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  
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  
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  
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弔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

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顧義  
報乎哭醊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  
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  
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  
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  
無介夫何為哉

風俗通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風俗通義卷四

漢 應劭 撰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覈其達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暉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

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欽臨饗禮訖出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賢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部吏引延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

廢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拜奉觥歛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慙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歛於饗中用延為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歛可行也今憚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

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為惡  
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  
矍相之圃三誓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  
養老勸學化之至易延姦豐彰著無與比臧文仲有言  
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  
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湏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  
為陷若君子不臨深以為高不因少以為多况創病君  
父以為己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為美談汝南楚



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矜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惚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錮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兮不素

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捕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畧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肝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黔首為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

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錮終身原之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為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  
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  
到與鄉佐相聞期鬪日鄉佐多從徒往使鄉佐  
先拔刀然後相擊佐乃直令徒擊之黨被創困  
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  
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  
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  
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往  
讎之鄉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  
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  
為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  
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  
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為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  
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人衛  
修母拜後到州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  
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  
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  
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馬出  
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後茂彈繩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為之語

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使恂素為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且非為己私皆以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迺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為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弃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為之古人病諸以為大譏茂

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遠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讓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昱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讓弟故相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耶規後為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奐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  
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  
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  
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  
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  
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况於第  
乎方殊俗越溢大為邊害朝廷三公皆為肝食規義在出



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  
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闖茸何所堪施彊推轂之  
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為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  
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  
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  
自劾奏如有白驗罪必及己若無形兆求不可得夫亦  
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  
主幸必不坐秦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火火自取之蓋寬饒楊惲  
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  
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  
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  
同歲遼叔長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齒  
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義素結  
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

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慎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凡用弟此為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諸諸生受學到十八乃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  
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仕公  
府辟瓚為軍曲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以恩經傳無文也春秋  
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

位畢至此言慎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裂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之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單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然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慙慙之誼亡者無顧覆

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賃官田以耕種為上計吏獨車載衣資表云汝南太守上計吏戴紹車後舉孝廉為陝令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

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  
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耕廬可居也何必官池客舍既  
推獨車復表其上為其飾偽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  
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  
乃與約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汝不能使之田屋取  
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  
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  
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次傳稱袁盎三兄子

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凡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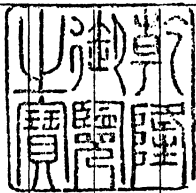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



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  
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  
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  
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  
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  
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  
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長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得玦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

以貌為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  
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河內殷之  
舊都國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  
大夫矜好大言而少實行皆此類也



風俗通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風俗通義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履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澐

欽定四庫全書

風俗通義卷五

漢 應劭 撰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  
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  
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  
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  
繭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

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趨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墮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屢世鄉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

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  
孝敬慰愍契闊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  
士徵議郎叔方爾乃飄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  
台袞號為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煇叔都兄  
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為知名郡  
常欲察舉之煇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  
疾遂託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  
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



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  
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  
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  
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威都  
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綫還歷鄉里薦祀祖  
考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  
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  
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

資聰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四行京師歸德  
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饋粥不  
贍叔矩謂其兄弟禮喪不言事杖而起今俱匍  
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  
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  
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  
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  
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

國盛允字子翩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  
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府宜令邑人中薦  
之孟博厲聲曰老父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  
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翩欲德我我不受也  
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辭事而常幹  
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太  
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

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勞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

意之至猶用夷悅况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  
生以為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視夫不令之下愚流  
貨財於權嬖其罪等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  
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  
客殺人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  
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  
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

陷罪惡已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循乞以代之  
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高唐令  
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  
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  
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  
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  
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

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碯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為魏伐中山歆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麀猶不忍况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  
為太守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  
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  
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  
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  
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  
蓬戶墳柏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  
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



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  
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  
盛孔叔留隨轎樞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  
亦薄之乃弃官去祈後為侍御史公車令享  
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  
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臣為其  
君乘雖見舉拔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

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懃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噉然要勒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裝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今何有 河內太守司

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  
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祁  
奚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  
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窻  
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  
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處以一槩夫不擇  
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為  
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  
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  
因出門遠遁劾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  
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三公黃瓊大以  
為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

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况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貶當以禮自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頰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三公表隗意亦非之奮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

哉

宗正南陽劉祖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  
君卓為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  
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  
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  
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疏附之任而當側身陪  
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  
白今明公乘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克人之

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  
祖為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  
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  
者不為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  
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  
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  
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剛畝人之化

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  
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子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  
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  
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  
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  
為犍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竇



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  
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  
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  
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  
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  
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

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相久叅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相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

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  
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常慮墮越  
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  
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  
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侍中 司徒九  
江朱悵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  
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  
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

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  
能手書密以上聞張曰可自力也舉為創草臣  
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  
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辰月遇熒惑於東井旁  
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  
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恠之誠慙憤夫月者太陰  
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  
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

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  
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  
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  
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  
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  
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  
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  
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

言榮感徒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書  
曰天畏棊謔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  
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  
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  
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  
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  
力手書密上上覽俵表嘉其忠謨俵目數病手  
能細書詡案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俵蒙慰

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俔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俔年且九十足以愔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

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肯為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牋記相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  
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蜨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勲賢文致之罪所加而密啟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  
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為哉於是  
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

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事偶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婆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甞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五